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五十八回 懷母後宋帝傷心 審郭槐包拯棘手

當日嘉祐王龍心不悅，只因生身母後屈於泥塗之中。初時據包公陳奏，還屬將信將疑，費心推測，豈知劉太后暗中行賄於臣下，又得包拯機智，察出原贓，情真事實無疑。不意果然落難貧婦，竟是生身之母，子為九五之尊，母後屈身市廛乞丐，難道有此奇聞？意欲即往陳州迎母後還宮，但郭槐尚未親供招認，須待審訊明白，方可前往迎請。因此，即敕旨包公審辦郭槐。包公奏道：“微臣不敢領旨。”君王道：“卿如不領辦，誰可領辦？”包公道：“臣保薦國丈，可以承辦此案。”龐洪心想：這包拯昨天言老夫辦理不得，今日反薦我承辦，不知想什麼詭計來算計老夫？他為人厲害，不可上鉤。即忙奏道：“前日包拯言臣領辦不得，望吾主另委別人辦理。”君王復問包公道：“如此發交何人方可？”包公道：“國丈既然辭卻，別員總是力辦不來。”君王道：“據卿所言，難道此事即罷了不成？”包公道：“罷不來的。莫若陛下當殿親詢，此冤必可大白。”當下君王煩悶，呼道：“包卿2你自己所辦多少離奇異案，一片丹心，為國勤勞，今日國母遭此災難，因何不與朕分憂，何以故意推辭不辦？”包公奏道：“臣啟陛下，並不是微臣故意力辭逆旨，只因國丈曾經有言，來說是非者，即是是非人。微臣不承辦此案則已，若將此事發交於臣，總要辦到徹底澄清，據法律，此案連及安樂宮劉太后娘娘，如若定了太后娘娘之罪，豈非臣有藐君犯上大罪？國丈劾奏於臣，臣即有口難分，望乞我主開恩，免發此案。”君王見奏，想來此論不差，即道：“包卿且免多憂，如若太后娘娘應得定罪，亦難掩飾，依卿定斷。倘國丈多言，亦須擬罪，如今不須多慮了。”包公道：“臣領旨。”國丈此時再不敢言，只在班中氣得二目圓睜，眾臣亦各議論紛紛，不表。

再說宮中太后心內著急，又打聽明白，聖上發旨包拯審供，不如別位官員，可以行旨恐嚇，行賄私傳，看來大事不妙了。不表太后心驚，宋君納悶，只言包公退朝回衙，用過早膳，即傳令吏役往天牢調出郭槐，頃刻間呼喝升堂，正門大開，書役左右分排，包公正中坐下，調出郭槐。此奸平日倚著劉太后恩寵，威權妄專，即當今天子，也因太后聽政，讓他自逞自尊。是以王刑部領審時，看得甚是輕微。今因包公看破王刑部，又著人禁守天牢，雖亦有些膽怯，然而心中主見有定，自思：太后娘娘待我恩深，今日平地起此風波，還送金寶與王炳相救，豈料包黑賊硬捉破綻，領旨審供。他比不得別官，免不得嚴刑勘斷，他的刑法雖狠，咱家情願抵死不招，以報太后娘娘厚待之恩。

正想間，有四名軍健，如狼如虎，將他往法堂當中拍搭一聲，僚損塵埃，跌得頭昏眼花。郭槐罵道：“包拯！你有多大的官兒，將咱家如此欺凌，聖上雖隆寵於你，只可壓制下屬卑官，即朝內眾官也欺侮不得。今如此輕視於我，勸你休得如此猖狂，也須留情一二才好。”包公冷笑，大大喝道：“膽大奴才，圖謀幼主，你欺瞞得人，湛湛青天焉可瞞味。今日罪惡滿盈，不期天理昭彰，報應有時，速速招出狸貓換主、放火焚宮的奸計，倘若半字含糊，生銅夾棍，做不得情的。”郭槐聽了，叫道：“包拯！你真乃是愚人，世間多少刁民猾吏，將假作真，你既然為官清正，並無私曲，緣何今日混聽破窠貧婦的胡言，竟來誣奏昏君，實乃無證無憑，無風起浪，比之刁民猾吏又加凶狠。你陷害咱家也罷了，又扳害太后娘娘，以臣下誣陷君上，豈非大逆不道，罪惡滔天！悉聽你酷刑慘法，咱家斷不胡亂招供，以害太后娘娘。”包公道：“郭槐，你這奴才，休得強辯，若說當年無此情事，貧婦焉能有此大膽，訴此大冤？劉太后暗中行賄，藍七又替你受刑，再莫言口無憑據。又如那貧婦親口言來，陛下手足有山河社稷四字為證，豈非是太大的憑據！本官也知你這奴才平素驕橫，看得國法輕如鴻毛，今且嘗此滋味！”喝令排軍將他狠夾起來，左右吆喝答應。頭號生銅夾棍，非同小可，如換別人，早已痛得發暈了，惟郭槐精神倍於常人，一味抵挨疼痛，還不肯招認。包公又喝令收緊，郭槐連聲喊痛，還喝道：“包拯！你之刑法雖狠，但咱家萬難以假作真，休得錯了念頭。”包公暗忖：這奸賊果然挨當得刑苦，但我審斷過多少奇難冤屈案情，都能審出真情，分斷明白，難道此案便辦不來？如審不得口供，就難以復旨了。

大凡案情定有兩造對供，詢問了原告，再勘被告，又有見證推詳，反反復復，三推五問，自然有機竅可尋。只有此案，原告乃是李太后，被告乃劉太后，二人皆不在法堂之上，故只將郭槐一人究問。如郭槐硬幫被告，原告難免輸虧，因他是案中一犯，又是見證，所以包公一定要郭槐招供才能定案。無奈郭槐今日抵死留頭不留腳，不願死在他鋸刀之下，只是不招，弄得包公也擺佈不來，只得重新盤潔，細細推問。郭槐反是高聲狠罵，包公吩咐將他上腦箍。若問腦箍這件東西，是極厲害之物，憑你銅將軍，鐵猛漢，總是當受不起。郭槐上了腦箍，略略一收，頃刻間冷汗如珠，眼睛突暴，叫一聲：“痛殺我也！”登時暈了過去。有健漢四人左右扶定，冷水連噴，一刻方得漸漸復甦。包公道：“郭槐，你還不招麼？”郭槐道：“你若要咱家招供此事，除非紅日西升，高山起浪！”包公道：“郭槐，在本官案前，由你不招，難道你沒有死的日期麼？有日命歸陰府，陰府也要對案分明，陽間做下欺瞞事，陰府猶有閻君明察，看你也胡賴得成否？”郭槐道：“包拯，咱家實對你言，我若有一線之息，憑你敲牙碎骨，總只難以招認。除非歸陰，在著閻羅天子殿前，方能說出。”包公聽了，自忖道：原來這賊奴才是畏懼閻君的。點點頭，即吩咐將他松刑，押回大牢，四名大漢把他扶下法堂，上了腳鐐手銬而去。郭槐雖然精強神旺，惟生銅夾棍不是好頑要之物，且腦箍倍加厲害，一至獄中，兩脛酸麻，頭痛腦疼，竟覺身輕腳重，如癡如夢，日間不知飢餓，夜裏不知睡眠，大不如往日強健。

不表郭槐在獄受苦，且說包公是日退堂，想道：這賊奴才，抵死不招，反說在閻羅殿下，方肯實說，我不如將機就計，進朝奏知聖上，就禦花園改扮成陰府，等候夜靜更深，然後行事，惟宮中劉太后和龐氏眾奸黨須要密瞞。包公定下計謀，便更換朝衣，即到午朝門對黃門官說知有機密事，面奏君王。黃門官深知包公是清白之官，皇上又將郭槐發交他審問，定因此事而來，故即允諾請駕。一重重傳進內宮。君王一聞此言，龍心略覺開懷，即在便殿召見。包公遵召進殿。君王道：“包卿，此地休拘君臣之禮，且坐下細談。今見寡人，想必郭槐一案已審得機竅了？”包公謝主坐下道：“上啟陛下，只因事關機密，若待明朝啟奏，朝臣人人得知。倘然機關洩漏，事更難明了。”君王道：“卿既有機密，速奏朕知！”包公道：“臣今天嚴究郭槐，奸賊抵死不招，反說在閻王殿上方招實言。故臣擬將機就計，將禦花園改作陰府，如此如此，待到更深夜靜，又如此作用，賺得他認不真，便可吐出真情了。”嘉祐君王巴不得早見生身國母，故於包公所言，無有不依，還呼包公道：“包卿真乃朕手足心腹之人！”包公又道：“陛下安樂宮中，休得走洩機關，倘太后娘娘得知，事便難成了。”君王允諾。計議已定，是晚忙差人將一座禦花園裝作森羅陰府，劉太后宮中既不曉，即眾妃嬪處也都不知。

且說包公辭駕，回轉衙中，用過夜膳，已是初更鼓響，即於階下吩咐排開香案，當空禱告，稟道：“當今國母身遭大難，將歷二十年屈苦。信官道經陳州，得蒙東岳大帝夢中指示，太后娘娘向包拯訴冤，方知有此奇事。今夜奉君審斷，只因奸邪郭槐抵死不招，只好將禦花園改作陰府，以賺郭槐招供。但今夜月色光輝，狂風不起，伏乞蒼天後土諸位神祇，威靈赫赫，大顯神通，即夜施法，使狂風黑雲四起，遮蔽星月，以瞞好惡，吐出真情，方得當今認母，仰感天恩。”包公禱告畢起來。天交二鼓，果然烏雲四起，星月無光，頃刻間狂風大作，樹木搖擺，呼呼響起，膽小者驚惶無措，皆言天公之變化莫測。閒言休表。

當夜包公吩咐眾軍役人等，如此如此，依計而行，各有重賞，如有一人抗令洩漏者，斬首不饒。眾役人諾諾領命，依計而辦。包公出衙，一人來見聖上。其時已是二更，有聖上扮為閻羅王，包公扮作判官，還有數名內侍，扮為鬼卒，列在兩行，朝著閻羅天子；包公手下眾健漢、役人，搽花了臉，扮作夜叉獄卒，四邊繞立，排齊妥當，往拿捉郭槐。

未知可能審得郭槐招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